

鲁迅大全集

主 编：李新宇 周海婴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鲁迅大合集

主 编：李新宇 周海婴

第12卷

译文编

1921—1923 年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大全集. 12 / 李新宇 周海婴主编.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9

ISBN 978-7-5354-4404-2

I. ①鲁…

II. ①李…②周…

III. ①鲁迅著作-全集

IV. ①I210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21907 号

选题策划: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:罗小洁 安波舜

助理编辑:车兰兰

责任校对:葛 钢 马 丽

封面装帧:孙 嵩

内文版式:王菲菲

责任印制:张志杰



目 录

一九二一年

四月

- 沉默之塔〔日本〕森欧外 3
医生〔俄国〕阿尔志跋绥夫 11
鼻子〔日本〕芥川龙之介 26

六月

- 罗生门〔日本〕芥川龙之介 32
三浦右卫门的最后〔日本〕菊池宽 38

七月

- 父亲在亚美利加〔芬兰〕亚勒吉阿 46

八月

- 疯姑娘〔芬兰〕明那·亢德 50
战争中的威尔珂〔勃尔格列亚〕跋佐夫 58

九月

- 近代捷克文学概观〔捷克〕凯拉绥克 69
黯澹的烟霭里〔俄国〕安特来夫 81
小俄罗斯文学略说〔德国〕凯尔沛来斯 93
书籍〔俄国〕安特来夫 97

十月

- 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〔日本〕中根弘 102
连翘〔俄国〕契里珂夫 104

十一月

- 一篇很短的传奇〔俄国〕迦尔洵 108
省会〔俄国〕契里珂夫 114

一九二二年

四月

俄国的豪杰〔俄国〕V. 爱罗先珂 127

五月

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〔日本〕江口涣 128

七月

爱罗先珂童话集〔俄国〕V. 爱罗先珂 133

序 136

狭的笼 137

鱼的悲哀 150

池边 157

雕的心 162

春夜的梦 169

古怪的猫 181

两个小小的死 187

为人类 192

世界的火灾 203

小鸡的悲剧〔俄国〕V. 爱罗先珂 208

桃色的云〔俄国〕V. 爱罗先珂 213

序 215

读了童话剧《桃色的云》〔日本〕秋田雨雀 216

将译《桃色的云》以前的几句话 217

桃色的云（三幕） 218

记剧中人物的译名 322

《桃色的云》第二幕第三节中译者附白 324

十一月

时光老人〔俄国〕V. 爱罗先珂 325

一九二三年

一月

- 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 …〔俄国〕V. 爱罗先珂 333
- 挂幅 ……………〔日本〕夏目漱石 337
- 克莱喀先生 ……………〔日本〕夏目漱石 339
- 游戏 ……………〔日本〕森鸥外 345
- 与幼小者 ……………〔日本〕有岛武郎 355
- 阿末的死 ……………〔日本〕有岛武郎 364
- 峡谷的夜 ……………〔日本〕江口涣 382
- 复仇的话 ……………〔日本〕菊池宽 394

三月

- 爱字的疮 ……………〔俄国〕V. 爱罗先珂 403

四月

- 红的花 ……………〔俄国〕V. 爱罗先珂 413

一九三二年



沉默之塔^①

〔日本〕森欧外

高的塔耸在黄昏的天空里。

聚在塔上的乌鸦，想飞了却又停着，而且聒耳的叫着。

离开了乌鸦队，仿佛憎厌那乌鸦的举动似的，两三匹海鸥发出断续的啼声，在塔旁忽远忽近的飞舞。

乏力似的马，沉重似的拖了车，来到塔下面。有什么东西卸了下来，运进塔里去了。

一辆车才走，一辆车又来，因为运进塔里去的货色很不少。

我站在海岸上看情形。晚潮又钝又缓的，辟拍辟拍的打着海岸的石壁。从市上到塔来，从塔下到市里去的车，走过我面前。什么车上，都有一个戴着一顶帽檐弯下的，软的灰色帽的男人，坐在马夫台上，带了俯视的体势。

懒洋洋的走去的马蹄声和轧着小石子钝滞的发响的车轮声，听来很单调。

我站在海岸上，一直到这塔像是用灰色画在灰色的中间。

走进电灯照得通明的旅馆的大厅里，我看见一个穿大方纹羽纱衣裤的男人，交叉了长腿，睡觉似的躺在安乐椅上，正看着新闻。这令人以为从柳敬助的画里取下了服饰一般的男子，昨天便在这大厅上，已经见过一回的了。

“有什么有趣的事么？”我声张说。

连捧着新闻的两手的位置也没有，换那长腿只是懒懒的，将眼睛只一斜。“Nothing at all！”与其说对于我的声张，倒不如说是对于新闻发了不平的口调。但不一刻便补足了话：“说是椰瓢里装着炸药的，又有了两三个了。”

“革命党罢。”

我拖过大理石桌子上的火柴来，点起烟卷，坐在椅子上。

① 本篇最初连载于1921年4月21日至24日北京《晨报》，后收入1923年6月商务印书馆版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。

因为暂时之前,长腿已在桌子上放下了新闻,装着无聊的脸,我便又兜搭说:

“去看了有一座古怪的塔的地方来了。”

“Malabar hill^① 罢。”

“那是甚么塔呢?”

“是沉默之塔。”

“用车子运进塔里去的,是甚么呢?”

“是死尸。”

“怎样的死尸?”

“Parsi^② 族的死尸。”

“怎的会死得这样多,莫非流行着什么霍乱吐泻之类么?”

“是杀掉的。说又杀了二三十,现载在新闻上哩。”

“谁杀的呢?”

“一伙里自己杀的。”

“何以?”

“是杀掉那看危险书籍的东西。”

“怎样的书?”

“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。”

“真是奇怪的配合呵。”

“自然主义的书和社会主义的书是各别的呵。”

“哦,总是不很懂,也知道书的名目么?”

“——写着呢。”长腿拿起放在桌上的新闻来,摊开了送到我面前。

我拿了新闻看。长腿装着无聊的脸,坐在安乐椅子上。

立刻引了我眼睛的“派希族的血腥的争斗”这一个标题的记事,却还算是客观的记着的。

派希族的少壮者是学洋文的,渐渐有些能看洋书了。英文最通行。法文和德文也略懂了。在少壮者之间,发生了新文艺。这大抵是小说;这小说,从作者的嘴里,从作者的朋友的嘴里,都用了自然主义这一个名目去鼓吹。和 Zola(左拉)用了 *Le roman expérimental*(《实验的小说》)所发表的自然主义,虽然不能说

① 马刺巴冈,马刺巴是地名,在印度。——译者

② 派希是一种拜火教徒。——译者

是相同,却也不能说是不相同。总而言之:是要脱去因袭,复归自然的这一种文艺上的运动。

所谓自然主义小说的内容上,惹了人眼的,是在将所有因袭,消极的否定,而积极的并没有什么建设的事。将这思想的方面,简括说来,便是怀疑即修行,虚无是成道。从这方向看出去,则凡有讲些积极的事的,便是过时的呆子,即不然,也该是说谎的东西。

其次,惹了人眼的,就在竭力描写冲动生活而尤在性欲生活的事。这倒也没有西洋近来的著作的色彩这么浓。可以说:只是将从前有些顾忌的事,不很顾忌的写了出来罢了。

自然主义的小说,就惹眼的处所而言,便是先以这两样特色现于世间;叫道:自己所说的是新思想,是现代思想,说这事的自己是新人,是现代人。

这时候,这样的小说间有禁止的了。那主意,便说是那样的消极的思想是紊乱安宁秩序的,那样的冲动生活的叙述是败坏风俗的。

恰在这时候,这地方发生了革命党的运动,便在带着椰瓢炸弹的人们里,发觉了夹着一点派希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事。于是就在这 Propagande par le fait (为这事实的枢机传道所)的一伙就缚的时候,也便将凡是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类有缘,以至似乎有缘的出版物,都归在社会主义书籍这一个符牒之下,当作紊乱安宁秩序的东西,给禁止了。

这时禁止的出版物中,夹着些小说。而这其实是用社会主义的思想做的,和自然主义的作品全不相同。

但从这时候起,却成了小说里面含有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事。

这模样,扑灭自然主义的火既乘着扑灭社会主义的风,而同时自然主义这一边所禁止的出版物的范围,又逐渐扩大起来,已经不但是小说了,剧本也禁止,抒情诗也禁止,论文也禁止,俄国书的译本也禁止。

于是要在凡用文字写成的一切东西里,搜出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来。一说是文人,是文艺家,便被人看着脸想: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么,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么?

文艺的世界成为疑惧的世界了。

这时候,派希族的或人便发明了“危险的洋书”这句话。

危险的洋书媒介了自然主义,危险的洋书媒介了社会主义。翻译的人是贩卖那照样的危险品的,创作的人是学了西洋人,制造那冒充洋货的危险品的。

紊乱那安宁秩序的思想,是危险的洋书所传的思想。败坏风俗的思想,也是危险的洋书所传的思想。

危险的洋书渡过海来,是 Angra Mainyu^① 所做的事。

杀却那读洋书的东西!

因为这主意,派希族里便学了 Pogrom^② 的样。而沉默之塔的上面,乌鸦于是乎排了筵宴了。

新闻上也登着杀掉的人的略传,谁读了什么,谁译了什么,列举着“危险的洋书”的书名。我一看这个,吃了惊了。

爱看 Saint-Simon(圣西蒙)一流人的书的,或者译了 Marx(马克思)的《资本论》的,便作为社会主义者论,介绍了 Bakunin(巴枯宁),Kropotkin(克鲁巴金)的,便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论,虽然因为看的和译的未必便遵奉那主义,所以难于立刻教人首肯,但也还不能说没有受着嫌疑的理由。

倘使译了 Casanova(凯萨诺跋)和 Louvet de Courvay(寇韦)的书,便被说是败坏了风俗,即使那些书里面含有文明史上的价值,也还可以说未免缺一点顾忌罢。

但所谓危险的洋书者,又并不是指这类东西。

在俄罗斯文学里,何以讨厌 Tolstoi(托尔斯泰)的几篇文章呢,便因为无政府党用了《我的信仰》和《我的忏悔》去作主义的宣传,所以也可以说没有错。至于小说和剧本,则无论在世界上那一国里,却还没有以为格外可虑的东西。这事即以危险论了。《在战争与和平》里,说是战争得胜,并非伟大的大将和伟大的参谋所战胜,却是勇猛的兵卒给打胜的,做这种观念的基础的个人主义,也是危险的事。这样穿凿下去,便觉得老伯爵的吃素,也因为乡下得不到好牛肉;对于伯爵几十年继续下来的原始生活,也用猜疑的眼睛去看了。

Dostojevski(陀思妥夫斯奇)在《罪与罚》里,写出一个以为无益于社会的贪心的老婆子,不必给伊有钱,所以杀却了的主人公来,是不尊重所有权;也危险的。况且那人的著作,不过是羊癫病的昏话。Gorki(戈理奇)只做些羡慕放浪生活的东

① 拜火教里的恶神。——译者

② 俄国内部渐要破裂的时候,政府想出方法来,煽动国民去仇杀异民族和异教徒,以转移他们的注意,世间谓之坡格隆,Po 是逐渐,Gromit 是破灭。——译者

西，蹂躏了社会的秩序，也危险的。况且实生活上，也加在社会党里呵。Artzibashev（阿尔志跋绥夫）崇拜着个人主义的始祖 Stirner（思谛纳尔），又做了许多用革命家来做主人公的小说，也危险的。况且因为肺病毁了身体连精神都异样了。

在法兰西和比利时文学里，Maupassant（莫泊桑）的著作，是正如托尔斯泰所谓以毒制毒的批评，毫没有何为而作的主意，无理想，无道德的。再没有比胡乱开枪更加危险的事。那人终于因为追蹶妄想而自杀了。Maeterlinck（梅迭林克）做了 *Monna Vanna* 一类的奸通剧，很危险呵。

意大利文学里，D'Annunzio（但农智阿）在小说或剧本上，都用了色彩浓厚的笔墨，广阔的写出性欲生活来。《死的市》里，甚至于说到兄妹间的恋爱。如果这还不危险，世间便未必有危险的东西了罢。

北欧文学里，Ibsen（易勃生）将个人主义做在著作中，甚而至于说国家是我的敌。Strindberg（斯忒林培克）曾叙述过一位伯爵家的小姐和伊的父亲的房里的小使通情，暗寓平民主义战胜贵族主义的意思。在先前，斯忒林培克本来屡次被人疑心他当真发了狂，现在又有些古怪起来了，都危险的。

在英国文学，只要一看称为 Wilde（淮尔特）的代表著作的 *Dorian Gray*，便知道人类的根性多少可怕。可以说是将秘密的罪恶教人的教科书，未必再有这样危险的东西了罢。作者因为男色案件成为刑余之人，正是适如其分的事。Shaw（萧）同情于《恶魔的弟子》这样的废物，来当作剧本的主人公。还不危险么？而况他也做社会主义的议论哩。

在德国文学呢，Hauptmann（好普德曼）著一本《织工》，教他们袭击厂主的家去。Wedekind（惠兑庚特）著了《春的觉醒》将私通教给中学生了。样样都是非常之危险。

派希族的虐杀者之所以以洋书为危险者，大概便是这样的情形。

从派希族的眼睛看来，凡是在世界上的文艺，只要略有点价值的，只要并不万分平庸的，便无不是危险的东西。

这是无足怪的。

艺术的价值，是在破坏因袭这一点。在因袭的圈子里彷徨的作品，是平凡作品。用因袭的眼睛来看艺术。所有艺术便都见得危险。

艺术是从上面的思量，进到那躲在底下的冲动里去的。绘画要用没有移行的颜色，音乐要在 Chromatique（音色）这一面求变化，文艺也一样，要用文章现出

印象来。进到冲动生活里去,是当然的事。一进到冲动生活里,性欲的冲动便也不得不出现了。

因为艺术的性质是这样,所以称为艺术家的,尤其是称为天才的人,大抵在实世间不能营那有秩序的生活。如 Goethe(瞿提),虽然小,做过一国的总理,下至 Disraeli(迭式来黎)组织起内阁来,行过帝国主义的政治之类,是例外的;多数却都要发过激的言论,有不检的举动。George Sand(珊特)和 Eugène Sue(修),虽然和 Leroux(勒卢)合在一起,宣传过共产主义,Freiligrath, Herwegh, Gutzkow(弗赖烈克拉德,海慧克,谷珂)三个人,虽然和马克思合在一起,在社会主义的杂志上做过文章,但文艺史家并不觉得有损于作品的价值。

便是学问,也一样。

学问也破坏了因袭向前走。被一国度一时代的风尚一掣肘,学问就死了。

便在学问上,心理学也是从思量到意志,从意志到冲动,从冲动到以下的心的作用里,渐次深邃的穿掘进去。而因此使伦理生变化,使形而上学生变化。Schopenhauer(叔本华)是称为冲动哲学也可以。正如从那里出了系统家的 Hartmann(哈德曼)和 Wundt(鸿特)一般,也从那里出了用 Aphorismen(警句)著书的 Nietzsche(尼采)。是从看不出所谓发展的叔本华的彼岸哲学里,生了说超人的尼采的此岸哲学了。

所谓学者这一种东西,除了少年时代便废人似的驯良过活的哈德曼,和老在大学教授的位置上的鸿特之外,叔本华是决绝了母亲,对于政府所信任的大学教授说过坏话的东西。既不是孝子,也不是顺民;尼采是头脑有些异样的人,终于发了狂,也是明明白白的事实。

倘若以艺术为危险,便该以学问为更危险。哈德曼倾倒于 Hegel(赫格尔)的极左党而且继承无政府主义的思谛纳尔的锐利的论法,著了《无意识哲学的迷惘的三期》。尼采说的“神死了,”只要一想思谛纳尔的“神便是鬼,”便也不能不说旧。这与超人这一个结论,也不一样的。

无论是艺术,是学问,从派希族的因袭的眼睛看来,以为危险也无足怪。为什么呢?无论那一个国度,那一个时期,走着新的路的人背后一定有反动者的一伙略视着隙的。而且到了或一个机会,便起来加迫害。只有那口实,却因了国度和时代有变化。危险的洋书也不过一个口实罢了。

马刺巴冈的沉默之塔的上头,乌鸦的唱工正酣畅哩。

译者附记^①

森氏号鸥外,是医学家,也是文坛的老辈。但很有几个批评家不以为然,这大约因为他的著作太随便,而且很有“老气横秋”的神情。这一篇是代《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》译本的序言的,讽刺有庄有谐,轻妙深刻,颇可以看见他的特色。文中用拜火教^②徒者,想因为火和太阳是同类,所以借来影射他的本国。我们现在也正可借来比照中国,发一大笑。只是中国用的是一个过激主义的符牒,而以为危险的意思也没有派希族那样分明罢了。

一九二一,四,一二。

森 鸥 外^③

森鸥外(Mori Ogai,1860—)名林太郎,医学博士又是文学博士,曾任军医总监,现为东京博物馆长。他与坪内逍遥^④上田敏^⑤诸人最初介绍欧洲文艺,很有功绩。后又从事创作,著有小说戏剧甚多。他的作品,批评家都说透明的智的产物,他的态度里是没有“热”的。他对于这些话的抗辩在《游戏》这篇小说里说得很清楚,他又在《杯》(Sakazuki)里表明他的创作的态度。有七个姑娘各拿了一只雕著“自然”两字的银杯,舀泉水喝。第八个姑娘拿出一个冷的熔岩颜色的小杯,也来舀水。七个人见了很讶怪,由侮蔑而转为怜悯,有一个人说道,“将我的借给伊罢?”

“第八个姑娘的闭著的嘴唇,这时候才开口了。

“Mon verre n'est pas grand,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.”

① 本文与译文一起原刊于1921年4月24日《晨报》,未收入单行本。

② 拜火教:主要流行于波斯、中亚等地的一种古老宗教,相传为琐罗亚斯德(即查拉图斯特拉)创立,该教认为火是光明、天则、秩序和真理的化身,因而主张教徒礼拜“圣火”。

③ 本篇收入1923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。

④ 坪内逍遥(1859—1935):日本作家,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当世书生气质》等。

⑤ 上田敏(1874—1916):日本作家、翻译家。

这是消沉的但是锐利的声音。

这是说,我的杯并不大,但我还是用我的杯去喝。”

《游戏》(Asobi)见小说集《涓滴》(1910)中。

《沉默之塔》(Chinmoku no tō)原系《代〈札拉图斯忒拉〉^①译本的序》,登在生田长江^②的译本(1911)的卷首。

① 札拉图斯忒拉:即尼采的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。

② 生田长江(1882—1936):日本翻译家。

医 生^①

〔俄国〕阿尔志跋绥夫

和一个沉默寡言的巡警做了伴，医生跨过了潮湿的边路，穿着空虚的街道走。他的高大的模样在这边路上，仿佛反映在破碎的昏暗的镜里一般。围墙后摇着干枯的树枝；大风一阵一阵的吹，冲着铁的屋山，而且将冷的水滴掷到人脸上。倘使他的怒吼停顿下来，那就暂时的寂静了，人便从远处听得隐隐的，然而十分清楚，忽而单响，忽而连发的枪声。在南边大教堂的黑影后面，交互的起伏着一道微弱的红色，从下面照着垂下的云；那云在熹微的光线中，宛然是一条大蟒的红灰色的蜿蜒的身体。

“在那里放枪呢？”医生探问说，两手深藏在袖子里，又看着自己的脚。

“这我不能知道，”巡警回答说，但医生在他音调上，就觉察出他是知道的，只是不愿意说。

“在坡陀耳么？”医生固执的问，其时他已经很嫌恶，几乎下颏要生痛了。

“那地方，我不知道，”巡警用了一样的声音答话。“我们该赶快了。先生。……”

“这被诅咒的蠢物！”医生一面想，一面咬了牙，赶快的走。

风还是一阵一阵的吹；在间断时，还只是听得这一样的远的隐隐的射击。

“但是谁将警厅长^②打伤了？”医生一面生病似的仔细听着射击，并且追问说。

“被犹太人，大约是那里面的谁，……”巡警用了照样的毫无区别的声音回答；这神情：似乎无论谁伤了谁或者杀了谁，都于他全不相干，而且其时只是固执的想着一件全属于个人的事务。

① 本篇最初刊载于1921年9月《小说月报》12卷号外《俄国文学研究》，后收入1922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《现代小说译丛》第1集。

② 一省中的最高警察官。——译者